

女童伶往事

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

吴南生 题



梁卫群 著

文童伶往事

——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

吴南生 题

梁卫群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童伶往事：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 / 梁卫群著. —
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4.5
ISBN 978-7-5360-7132-2

I. ①女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6642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林菁
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黄珂展

书 名 女童伶往事：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

NU TONGLING WANGSHI: YIGEREN DE CHAOJU XIBAN SH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.5 1 插页

字 数 95,000 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n.com.cn>

序　　言

许习文

卫群的那本《知蝉声几度》甫出版就好评如潮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就重印，俨然一本畅销书。我去书店时，有时候会下意识地去留意这本书，发现不少书店都是把它摆在显眼的位置，方便读者的寻找。《知蝉声几度》还获了很多个奖项，说明大家对它的认可，这也是卫群在短短时间里便完成另一本新作——《女童伶往事——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》的动力。卫群把这本书稿让我先睹为快，于是按照约定，再写点不像样的东西，放在卷首。

童伶在我国各种戏曲剧种都普遍存在，在旧时，童伶大多出身贫寒，一入戏班，即类贱妇。童伶的卖身期一般以变声为限，训练不易，而演出的黄金期却不长。潮剧的童伶制大约出现于清代的乾隆年间，至 1951 年废除童伶制，前后约 150 年。

戏班生活颠簸，潮剧的童伶多用男童，女童伶只是极少数。卫群这本书的主角——陈銮英便是极少数潮剧女童伶中的一位。旧时偏见，伶人无义，甚至是无情的，但陈銮英与谢赵仪相恋，书中却有这样的情节：教戏时，先生发现她偷眼看了小生谢赵仪，先生一记竹板打下，把玉手镯打碎了，她当时不做声，教完了，上楼时在楼梯的转角处，借势用力一挫，另一只玉手镯也碎了，一声玉碎，把满脸悲愤抖落一地。

章诒和写跟京剧有关的《伶人往事》，是写给不看京剧的人看的书，卫群写《女童伶往事》也同理，是写给不看潮剧的人看的书。章诒和与那些声名藉甚的京剧伶人一起见证了京剧从辉煌走向式微，她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，卫群毕竟年轻，她的第一手资料更多的来自于陈銮英的口述。口述里有家长里短，有台前的光鲜亮丽和台后的卑贱微薄，都是戏班里老掉牙的“八卦”，卫群写归写，但关注的是人，而非艺，出发点很人性。譬如有一处，写到教戏先生丢了条毛巾过来，交代说，去洗了拧好给他擦脸，先生眼中的光和半隐着的亲近之意一下子“灼痛了她”，銮英脸上藏不住冷傲，把毛巾丢给了班里最没地位的石牌。先生的脸怎挂得住？当晚果然“操公堂”！又比如写戏台上，公子爷作势摘了个柑橘，掷向婢女，婢女作出仿若被掷中胸部的样子，表情举止夸张，观众每观至此，就来劲。卫群来了句：“但銮英现实生活的主色调是正的、冷的，她的旋律是沉稳平静的。这与她的年龄，甚至她的职业，颇不配。”銮英是个“身上没有保护色，干净到刺目”的女人，也因

此，銮英演的一例的正面角色，连中间派都没她的戏。

虽是写给不看潮剧的人看的书，但是卫群做足了潮剧的功课：这里面有她对潮剧的某种虔诚——记得多年前一起 K 歌，卫群拣潮剧唱，只一出声，那份入定，旁边的人，只怕连焚香之心也是有的！我总以为，她带给旁边人的这份“净”，是她对潮剧的爱生养出来的。另外，她也考据了相当多的相关史料，门儿摸清后，她的叙述便很有历史的厚重感！女童伶是独特的，尤其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女童伶，卫群精心奉上的读本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唏嘘的女童伶的一生，也为我们掀开了位于中国边陲的潮汕文化最隐秘的一角，京剧有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有章诒和的《伶人往事》，卫群的《女童伶往事》无疑也可视作审视二十世纪潮汕文化和潮人生活的一个观察点。至于是否唤起你一点拯救潮汕传统文化之心？对于这一点，连卫群也不奢望吧，正如她在书中写到，菁华和独特都丧失之后，潮剧式微恐怕是无奈的必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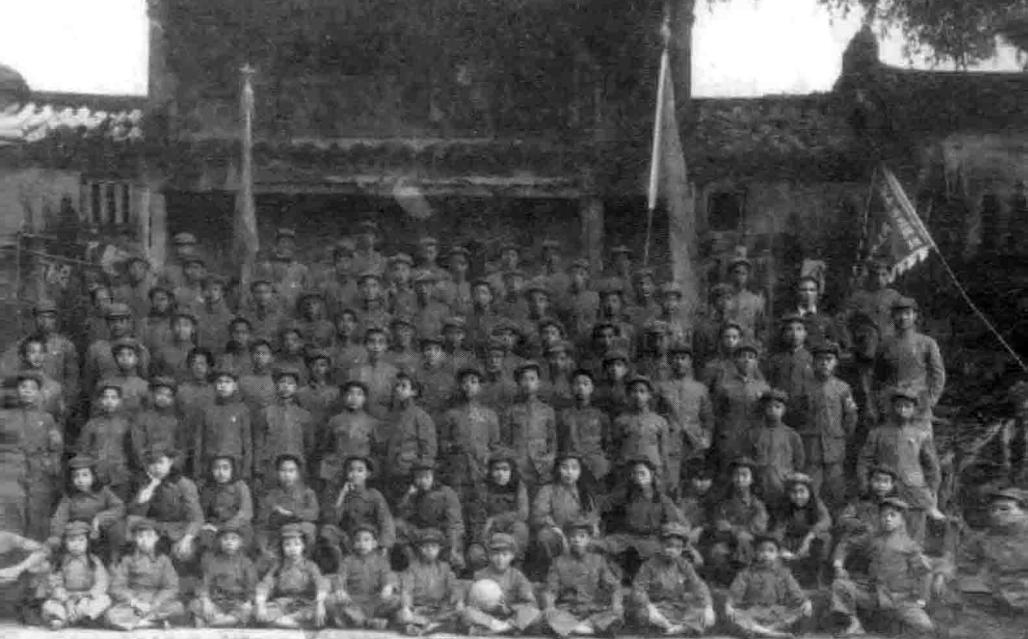
从艺术而言，陈銮英并非幸运儿，解放后，舞台上几乎找不到她的身影，她留下的资料亦少得可怜，就连剧照，也只有区区的一张。然天分使她的“活五”成为绝响，她的坚持和矜持，又使她得着了人生的圆满，也得着了同为女人的卫群的相惜，从百千人之中，将銮英找出来，成就了一部属于潮剧更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史诗！这却是幸运的。只是，这本书的出版，她再也看不到了。红氍毹落幕，留下的是婉转清腔，任世人回味。

引子

童伶，戏曲界多见，而童伶制则罕见，潮剧有之。其特别之处，首先是童伶以卖身契约卖给班主，卖身期一般是七至十个月，卖身期间，童伶没有人身自由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童伶制废除，一个存在大约一百五十年之久的旧制度，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宣告结束。

清人王定镐，在《鳄渚摭谈》中对这种制度的形态作了记载：

潮俗缴戏，名曰戏爹，而缴白字最获利，择穷民之幼童，买写春期，身价百数十金不等，班数十人，延戏师调督之，数月可开棚。戏班教法甚严，轻则伤，重则死，在春期之内，其父母不能告诉也。大约在七八岁至十五六岁，春期既满，乃能自主。



废除童伶制前，潮剧老源正兴班全班合影，其中童伶 30 多人。

潮剧史研究专家林淳钧在其与吴国钦合著的《潮剧史》中总结了童伶制三个特点：一、卖身的童伶，生死大事，父母既无权诉诸公堂，遇有不测，还与班主无关。其次，童伶卖身期间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一切行动受限制，除排戏演戏外，出入行动，包括大小便，都要受戏班“亲丁”（专职管理童伶的人员）监视，为使童伶不正常发育，甚至限制童伶洗澡等，童伶若犯班或有错误，要受到打、吊、烙、淹多种刑罚。第三，潮剧童伶制，生旦两个行当均由童伶担任，唱声音乐也形成一套与童声相适应的演唱体系，从定调以至领奏乐器二弦的音色音量，均与童声相适应。

新加坡学者萧遥天在《民间戏剧丛考》一书中指出：“潮音戏的童子班，配合着它的特殊声腔，别树一帜于剧界。”他

又指出：“潮音的童声，全凭生理上赋予的天籁……临发育期则音韵渐变……及发育期必‘倒仓’，潮音的生旦名角，虽红极一时，不旋踵皆过眼云烟……故童声固是童音的长处，也是其短处。”

潮剧童伶虽然也是七八岁学艺，但没有出现像梅兰芳周信芳那样一生辉煌的艺术家，其原因也在于此。

一种制度的形成是事物长期发展不断调适的结果，其废止，对潮剧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直至今日，余绪未消，男小生的唱腔问题，仍未能彻底解决。

目 录

序	001
引子	001
一	001
二	025
三	057
四	079
五	101
六	135
后记	157

华夏大地的东南边陲，中国南方海岸线上，潮汕平原^①，繁衍生息着一个民风独特的族群，“潮汕民系”。

潮汕北、东、西三面环山，平原中开。潮汕平原东北部是韩江三角洲，三角洲北部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潮州，已有 1600 多年历史，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一直是粤东的政治中心；位于三角洲南端的汕头是近代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，也是我国近代华侨主要进出口岸，近百年来，随着经济的繁荣，取代潮州成为粤东中心城市。潮汕平原中部，榕江自西北向东南经牛田洋

① 潮汕土地 40% 是平原，由于平原比例较高，人们通常把潮汕也称为潮汕平原。这个以潮汕平原为中心的“潮汕民系”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“广府民系”、以兴梅山区为中心的“客家民系”共同构成广东三大民系，它们一起构成广义的岭南文化。（见《潮汕文化大观》，吴勤生、林伦伦主编，花城出版社，2001 年版）



上图：湘子桥，位于潮州东门外，横跨韩江两岸，始建于宋朝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，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。潮州民谣：“潮州八景真风流，十八梭船廿四舟。廿四楼台廿四样，二只牲牛一只溜”，记录的就是湘子桥的历史风貌。

左图：抗战前的潮州太平街，牌坊林立，其造型之美、数量之多，蔚为奇观。

汇入大海，榕江南河和北河之间，有潮汕另一个重镇——榕城，这里古称玉窖，南宋绍兴十年（1140）为揭阳县城。

揭阳是个戏剧之乡。南北河夹住的地域，除了榕城，还有渔湖镇，渔湖也是戏事繁盛之地，1958年此地明墓出土潮州戏文抄本《蔡伯皆》^①。

清代同、光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几十年间，是潮剧最繁盛的年代，20世纪开始，正值繁盛的顶点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《岭东日报》载：“潮州梨园，潮音凡二百余班，此为潮音戏之鼎盛时代。”各地酬神赛会、对台赛戏，多的至同场几十台^②。市场催生了戏班和从业者。渔湖由于地狭人稠，人口与土地的矛盾，使当地人多须另谋职业，做戏，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种。

渔湖中部的玉宫（也叫白宫）却少有人从事这种职业，这是个富人村，村里的人多数有田地出租。

1931年春寒料峭的时候，玉宫村有个女婴出世，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，然而比起她的前两个姐姐，她的命运实在好太多了。二姐出世的时候，母亲哭得不省人事。这个家庭太渴望一个男丁！

① 明代潮州五种戏文：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明墓出土潮州戏文抄本《蔡伯皆》，1975年在潮安县明墓出土的写本《刘希必金钗记》，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，陆续找回流落于外国的刻本，《荔镜记》（附《颜臣》）、《金花女》（附《苏六娘》）、《乡谈荔枝记》。

② 陈厉明、林淳钧：《潮剧彩罗衣旦五十年概述（1900—1949）》，载《潮剧研究资料选》，广东省艺术创作研究室编，1984年5月，第109—125页。

父亲姓魏，是邻近乡里袁厝寨人，娶妻不久，妻便过世，未遗一男半女；后来入赘玉宫村陈家。陈家二老小有田地，靠收租过活，自己没有生养，抱养了一个女孩膝下承欢，给她取名“玉纤”。姑娘长大，好一头浓密乌黑的长头发，梳个大碰辫，要下地里干活了，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绕，挽起袖口裤脚，就趟下去。到婚嫁的年龄，不舍得叫她上别人家去，经人说合，陈魏一段婚姻就缔结了。夫妻婚后倒也和美，老人心里舒畅，爱哼几句戏；老太婆有时不免叨叨，家里有吃有穿，偏爱跟戏班混，做这般下品的事！

玉纤婚后曾生育有二子，不幸先后夭折，抱养一女，尔后又产育一女。等到又怀上了，去算命，先生说，是个女孩，又嘱道，宜好生养育，这个女儿会提携家里，而且命中招弟。

所以，当这个女孩果如预言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，便似乎印证了一种命数。父母果然加意爱惜，不当普通女孩养。女孩后来有了名字，叫“陈銮英”。小时候的陈銮英充男孩子养，左耳戴只耳钩。^①

三年后，弟弟如期而诞。从此，有弟弟吃的，就有銮英一份。一个番薯丢灶肚里，熟了取出来，一掰两半，姐弟各一；这是銮英和弟弟单有的待遇。

至此，家里似乎一切都很如意了。家里有田地，虽然不够

^① 据当事人称，男孩戴一只耳环，女孩戴两只是一种风俗。

养这几张嘴，但农村人都很习惯搞点副业。^① 父亲早些时候的副业是下去各个乡村“放花”。放的是抽纱^②，一种手工活，农村妇女在家做点手工，既能顾到家，又可以赚点钱帮补家用，“放花”是潮汕特有的做法。銮英还依稀记得当年父亲背



20世纪初汕头天主教会收留的首批孤儿，其手上所持者，似乎正是抽纱产品。

① 地域面积，汕头只占全国总面积约1%，而人口约占全国的1%。以占1%的土地面积，养活1%的人口，土地的负担是非常重的。所以这里自清康熙以后，粮食与人口供求矛盾，便逐年扩大。清初偶因天气失常，粮食歉收，当局为民食便需组织商人到国内九江、芜湖甚至远赴暹罗、缅甸济急。（见《汕头市志》，广东省汕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新华出版社，1999年版）

② 抽纱在清末光绪年间由传教士传入，之后，逐步发展成为潮汕出口商品中的一大行业。

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袋出门，过段时间就去收回来，又是鼓囊囊的一大袋。后来抽纱没得做了，因为战事，专做出口的抽纱业受到影响，但父母很快谋到新的事业好做。父亲挑一担货，到山里卖酱油、贡腐，换大米或小米；母亲也挑一担出去，他们各走一个方向，到傍晚才转回来。

大姐负责在家做好晚餐，带弟妹们先吃完粥，等父母回来。

虽然平日只有粥吃，要等到每月的初一、十五拜神，孩子们每人才分到一盅饭，但这样的生活感觉并不坏：父亲有件白衬衫，还系领带；母亲梳着一个别致的发型，中间头发往后梳，两鬓往后蓬松拢住，绾起，插了支钗。“天晴积拾落雨天”，总是尽着攒点余粮，家里境况好的时候能存几缸糙米，同米一起放着炭，好吸湿。富有的人家家里则用粟筐^①贮藏稻谷，等到吃的时候再拿稻谷去碾成米。

父母亲吃晚饭的时候，孩子们就倒出褡裢里的钱币来数，每20个垒一份。父母的菜是单做的，有时吃紫菜汤，父亲便随手往门环上拔根香，戳了个肉丸，两个小的孩子一人一粒丸子；有时候是虾干，也拔了根香，戳了条小虾。弟弟忙说，他先咬，并保证只咬个虾头，然而，这么咬下去，通常只剩个虾头。

父亲有时还喝点酒就着花生米。一次喝着酒，突然就唤

① 粟筐，贮藏稻谷的竹制品，围成一圈，用铁栓来锁，下面有木制粟筐脚，以防湿。

几个女儿过来，说要教她们唱戏。唱的是《秦雪梅吊孝》。大女儿唱不来，二女儿也唱不来，听这么几遍，7岁的小女儿一字一句唱得有模有样，“表情意，全节义，嗳，商郎哈，我的夫，亏你茫茫归阴司，教你妻怎不泪悲啼……”那时候，唱的是什么意思，小銮英并不懂，但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教唱的这几句，她却总记得；后来她渐渐明白里面的意思了，她之后也不再唱这个戏。它带给她的总是伤感，无论事隔多久。

然而，那时候，父亲是很欣喜的，他对妻子说，这个会唱曲，得好好培养！

父亲有时还会教孩子念《千字文》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……

父亲的这句话，让銮英有了上学的机会，跟村里的陈款才老师读书认字。家里连父母在内没一个正式上过学，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有学可以上，这在整个村里都是极少见的，那简直就是“过分”！

童年的时光美好又短暂。銮英最记得全家人坐自家的小船沿小溪到袁厝寨收割水稻。父亲名下有八分地在那边，曾经还有果园种着龙眼，龙眼将熟的时候，大姐曾被派去守过果园。全家人都在船上，锅、炉、柴草、吃饭要用的东西都搬到船上，这天一早他们就出门，要在这一天内把地里的水稻全部收割好，稻谷随船载回家，留着稻秆改天再收拾。这是大人和姐姐们的事儿，銮英和弟弟只管玩，在堤坝上寻一个个小洞，那